

# 我的一生

——师哲自述



师  
哲  
秋  
朗

口  
述  
笔  
录



# 我的一生

——师哲自述

师哲-----口述  
师秋朗-----笔录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常再昕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

ISBN 7-01-003321-8

I . 我…

II . ①师… ②师…

III . 师哲-生平事迹

IV . 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9880 号

### 我的一生——师哲自述

WODE YISHENG—SHIZHE ZISHU

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

人 人 书 展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址: <http://01.peoplespace.net>

E-mail: 01@peoplespace.net

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403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 7-01-003321-8/K·662 定价: 32.00 元

## 自序

我的小名师维允，学名师习德，号师懿哉，俄文名卡尔斯基·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Карский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940年回国时改为现名师哲。

我出生在封建家庭，在兵荒马乱中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留苏 15 年。回国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18 年。然后在监狱里度过了 13 年，加上入狱前的“审查”和出狱后的等待结论，前后 20 年与世隔绝。人生几何？回到人间，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委以“顾问”，可是自己完全像隔世之人，顾也顾不上，问也问不了。自觉憋足了一身能量，却释放不出来。后来瘫痪，只能面对现实。今年 94 岁，已瘫痪 11 年。

据说“文革”中曾有这样的说法：“历史是个小姑娘，打扮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学校里讲党史课的老师在同一个事情上，今天这样讲，明天形势变了，又翻过来讲。不讲不行，不翻过来调过去讲还不行。历史弄得很混乱。其中之一，是说“解放战争中斯大林不让我们过长江，要我们搞‘南北朝’；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就是针对斯大林的”；又说：“毛主席第一次访苏，斯大林让他坐了 5 个小时的冷板凳”等等。还有的说毛主席第一次访苏时，孙维世是翻译组长，甚至见诸报端。一些革命纪念馆、有关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作者都多次采访我，想得到证实。我总是如实相告。但似乎没有尽头，你方问过他又来。我女儿建议我发表回忆录以正视听。在女儿的帮助下，我发表了第一篇回忆录《陪同毛主席访苏》（见《人物》1988 年第 5 期）。该文引起广泛关注，许多报刊转

载或摘发,包括香港、俄罗斯和日本。等于作了总的回答,同样的问题就不再有人来采访了。

此后,在一些报刊的要求下,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回忆录,后来汇编成《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出版(红旗出版社 1992 年第一版)。我出狱后,将我认为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亲历史实写成材料(胡耀邦让社会科学院派人帮我整理,朱瑞真同志帮助了我),交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海文又将这些材料整理成《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一书,由文献研究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但是爱好打扮历史这个“小姑娘”的仍大有人在。更恶劣的是把他们的胡编滥造还要冠以“师哲提供”、“师哲审阅”、“师哲作序”等等,有的出版社未经我同意,就将我的回忆录改头换面,迎合低级趣味在滥出。所有这些无非是钞票的驱动。但是我想问一问:除了钞票,你们还有没有别的什么? 还要不要道德?

现在我将我的人生历程如实记录下来,有得意的时候,有倒霉的时候;有成绩,也有错误。都是事实,都是历史,我不打扮它,也不希望别人打扮它! 只愿本书不要受到蹂躏。

作者

1998 年 5 月

# 目 录

自序 ..... ( 1 )

**第一篇 青少年时期 ..... ( 1 )**

家庭和环境 ..... ( 1 )

求学中自立 ..... ( 6 )

第一次婚姻 ..... ( 9 )

被选中留学 ..... ( 12 )

前往莫斯科 ..... ( 17 )

**第二篇 游子生涯 ..... ( 22 )**

(一)难忘的基辅 ..... ( 22 )

在军校学习 ..... ( 22 )

在军校入党 ..... ( 26 )

军校的环境 ..... ( 30 )

(二)转到莫斯科 ..... ( 34 )

苦恼的一年 ..... ( 34 )

混乱的组织 ..... ( 38 )

留学生内外	(43)
(三)到西伯利亚	(46)
初进格贝乌	(46)
想回国未遂	(50)
第二次婚姻	(54)
同间谍斗争	(57)
安排越境人	(60)
关于马占山	(63)
怪人杨明斋	(68)
肃反扩大化	(70)
肃反的事例	(74)
愤愤然离去	(79)
(四)见到了亲人	(84)
初识任弼时	(84)
国际儿童院	(88)
国际与中共	(93)
任弼时新风	(99)
周恩来来到	(104)
终于回延安	(111)
<b>第三篇 革命圣地</b>	<b>(119)</b>
(一)到延安初期	(119)
会见毛泽东	(119)
妻女到面前	(122)
任务源源来	(126)

“党内的妈妈”	(130)
同“远方”联络	(135)
第三次婚姻	(142)
苏联情报组	(144)
(二)整风和肃反	(152)
整风和整改	(152)
整风转了向	(156)
康生的“专政”	(161)
康生的“才能”	(165)
奉命到绥德	(168)
几个小插曲	(172)
关中抓特务	(175)
毛泽东收场	(179)
(三)延安的业余	(186)
毛泽东“休息”	(186)
潇洒的朱德	(191)
贺龙的奇闻	(196)
彭德怀赤诚	(200)
(四)“七大”迎胜利	(203)
情报室主任	(203)
毛泽东对人	(209)
“七大”很成功	(212)
书记办公室	(214)
鬼子投降了	(218)
斗智和较量	(222)

毛泽东归来 ..... (225)

中央办公厅 ..... (230)

#### 第四篇 延安——北京 ..... (233)

吸引胡宗南 ..... (233)

牵住牛鼻子 ..... (237)

斯大林虚惊 ..... (242)

“敢不敢胜利” ..... (246)

贺龙的风采 ..... (249)

表率的威力 ..... (254)

从容向东移 ..... (258)

康生干什么 ..... (263)

胜利的前奏 ..... (265)

米高扬秘访 ..... (269)

进京前散记 ..... (285)

#### 第五篇 建国前后 ..... (290)

(一)刘少奇访苏 ..... (290)

艰难的旅程 ..... (290)

智囊王稼祥 ..... (293)

斯大林答疑 ..... (299)

轻松的探讨 ..... (303)

斯大林检讨 ..... (307)

刘少奇参观 ..... (311)

重要的建议 ..... (316)

(二)苏联代表团	(319)
(三)毛泽东访苏	(322)
准备和旅行	(322)
初会斯大林	(325)
斯大林大寿	(330)
借机化僵局	(333)
陈伯达何干	(336)
周恩来到来	(339)
中国的杰作	(344)
节外又生枝	(348)
签约与辞行	(354)
悠悠返故国	(360)
 第六篇 建国初期	(365)
 (一)毛泽东著作	(365)
发表《实践论》	(365)
毛泽东待客	(369)
 (二)抗美援朝时	(373)
援朝的前奏	(373)
联合又矛盾	(377)
彭总打哑谜	(381)
 (三)恨无分身术	(386)
 (四)周恩来访苏	(393)
出访的目的	(393)
第一次会谈	(395)

第二次会谈	.....	(398)
不知道疲倦	.....	(401)
(五)苏共“十九大”	.....	(404)
<b>第七篇 风云变幻</b>		(409)
(一)平静的表面	.....	(409)
(二)日内瓦会议	.....	(414)
三访莫斯科	.....	(415)
飞抵日内瓦	.....	(419)
周恩来舌战	.....	(423)
诚心感印支	.....	(427)
广交新朋友	.....	(431)
周恩来总结	.....	(435)
(三)国庆五周年	.....	(438)
“友邦”的“祝贺”	.....	(438)
赫氏游中国	.....	(442)
(四)陪朱德出访	.....	(449)
出访的任务	.....	(449)
苏共“二十大”	.....	(458)
(五)中共开“八大”	.....	(462)
(六)匈牙利事件	.....	(468)
翻译体会	.....	(472)
<b>第八篇 薄冰破碎</b>		(475)
瘟神走上门	.....	(475)

不祥之先兆	(479)
难逃手掌心	(482)
同希望反驰	(484)
中国“吉诃德”	(486)
进入高墙内	(490)
大救星救命	(494)
陈伯达翻车	(499)
有幸出深渊	(502)
尾声尚未尽	(506)
 附记一 我替父亲写传	(509)
 附记二 父亲逝世	(512)
 师哲同志生平	(512)
 后记	(515)

# 第一篇 青少年时期

## 家庭和环境

我出生在陕西省韩城县(今韩城市)井溢村。这个村师姓较多,据说是从山西洪洞县“老槐树”下移民来的,我的祖父这一支人丁稀少,因而辈分大,有80岁的人也是我的孙子辈。村子西面靠山,东与黄河只有几里地。山脚下有一口井,此井伸手可探到水,下雨时水溢出来,故而得名。村里人将此井水视为神水,从不取用。在井上盖了个小庙,井正在庙的中央。井的内壁有一佛龛,供着龙王。不过风调雨顺时,谁也不会想起龙王,遇到天旱,人们先烧香磕头求龙王,如果龙王胆敢仍不降雨,那便要遭受惩罚。惩罚的办法是由村里的年轻人把龙王从水井里“请”出来,放在一个方桌上,敲锣打鼓,抬上满村跑,意思是让龙王尝尝干渴的滋味,至于龙王是否真的尝到了干渴的滋味,不知道,反正这帮年轻人口干舌燥却是真的。然后把龙王放在打麦场上让太阳晒,那意思是晒得你受不了了,你就得下雨。不过龙王往往很经得起晒,就是不下雨。这是那个时代的事,现在这个井啊、庙啊、龙王啊都退出了历史舞台,由水库取而代之。

韩城的自然条件造成了自西向东的许多条沟,因为山上的水要流向黄河,特别是下大雨、山洪暴发时。县城就在一个较宽的沟里,经过人工治理,县城受不到水害的侵扰。井溢村也经过先辈的治理,使山上的水走地下流入黄河,由于历史的条件,地下的涵洞不能加固,为了防止塌陷,一切车辆不许进村,而人人自觉遵守,无一违反者。为了便于疏通涵洞,留了几个明沟,沟的周围打上土

墙，以保安全。现在有了水库，这些都没有了，车辆自由通行。

村子分为南巷、东巷、西巷、下院、上院等，都是师姓聚居区，只有通往山脚那口井的一条巷子，住着刘家和康家。师家祖上有当大官的，给村里置买了一些义田，收入作为办公、办学校等公益事业之用，也盖了几座祠堂，除了过年过节祭祖之外，出了大事也由族中老人在此处理。在那个时期，倒也井井有条。

我的家在下院有一院房子，后岩底有一院房子，相距约三百米。

我的祖父师克勤，不识字，真是克勤克俭一辈子，只知拼命劳动，积攒家业。在那石头山上硬是开出几层梯田，此处叫王长沟，平原上、沟底下都有他经营的农田。村里人称他是务农能手。他



师哲的祖母

的第一房妻子廉氏，生了一个女儿就与世长辞了。女儿长大后嫁给了党家村的贾乐天，生了二男一女后也早亡了。光绪八年，大灾荒，饿殍遍野，人吃人之事时有发生。一个穷人家的姑娘夜里听见父母商量要杀她充饥，吓得连夜逃了出来。漫无目的瞎撞，到了天蒙蒙亮，遇到一早下地干活的师克勤，又饿又累的姑娘跪在地上哭求“大哥救救”她，师克勤问明缘由，把她领回了家，给她的父母送去一斗高粱。她就是我的祖母。

我的父亲师云汉，本来兄弟二人，弟弟未生育就患“痨病”夭亡，他就成了师克勤的一条根，在孔夫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影响下，只有一个儿子显然有很大的危险，人们形容他是“十亩地里一枝谷”，自然也就百般娇惯。



师哲的父亲



师哲的母亲

父亲是我家第一个知识分子，也是村里有数的有知识的人之一。村里人家办红白喜事的对联、春节的春联，都是请他写。他的老师就是他的姐夫贾乐天，后来成了亲家。那时学的四书五经，死背，背不下来，先生就要打板子，我的父亲也是挨过先生贾乐天的板子的，所以亲家打亲家的板子成了儿媳妇们的笑谈。

父亲在本村教过三年学，也是我的第一任教师，这位教师比他的教师尤其爱打学生，我对他十分厌恶，所以在时局的动荡中，我8岁就独自到县城里上学去了。

父亲爱打人，特别表现在虐待妻子——我的母亲身上。我的母亲是西塬（村名）吉家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她出生的那天早晨，后花园开了一朵玫瑰，就一朵。她的父亲早晨到花园一眼就看

到了，而且香气袭人，她父亲心里也乐开了花，他认为这象征着他的女儿和这朵花一样娇艳美丽，故给女儿取名“一朵”。一朵在父母的爱抚下渐渐长大。家里的封建礼教非常严格，她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但生活上还是很优越的，娇贵得很。15岁嫁给我的父亲，就算掉进了地狱，这朵鲜花惨遭蹂躏！

如前所述，我的祖母是个穷苦人，能劳动，但又是个无知的人。儿子念书，她也能听进一耳朵，记住只言片语。比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她记住了“良药苦口”。孙儿们有人生了病就得吃药，小孩子最憷头吃中药，怕苦。她就来了：“好娃哩，苦口是‘凉(良)药’，你害的是热病，吃了就好了。”于是只要有人生病，准是“热病”。她只是从世俗中接受到的为人之“道”，那么当了婆婆就得像个婆婆的样子，这“样子”就是虐待儿媳；我的父亲是个粗暴的汉子，又对母亲愚孝，所以母亲让他打妻子，他就打。一个娇小的姑娘，到了婆家，缝衣、做饭、推碾、磨面，什么都得干。她一听到屋子里的母子俩嘀咕，就吓得哆嗦成一团，因为接着来的就是拳打脚踢，她身上总是伤痕累累。那么有钱有势的娘家却保护不了她，因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扛着走”，祖祖辈辈就是这样，她只能认命。

她从17岁开始生育，共生了九个孩子，成活七个，五男二女，这在那时，成活率是很高的，全靠她精心抚养。我是老大，到目前为止，八个弟弟妹妹都已先后谢世。当我长到11岁时，我起来捍卫母亲，不许父亲再对母亲施暴。我是长子，有权威性，即使是父亲也要惧我三分。我的母亲从此才开始过上了人的生活。自我19岁离家出走，再也没见过母亲，母亲时常想念我，以泪洗面，可怜她在煎熬中只活到51岁。